

探访



有600年历史的古村,如今正由“卖茶叶”向“卖风景”转身

霜色流丹, 官埔垵的变化与坚守

山村秋韵。郑雯皓 摄

本报记者 江晨 邓国芳
市委报道组 郢鸣
通讯员 雷丁琳

村支书张小平讲起龙泉官埔垵的故事,三天三夜也说不完。

眼前这个瘦小的男子带我们向古村的高处攀爬,这里曾是通往凤阳山的必经官道,这里有深不可测的银坑古洞。初冬,我们踏入这个一半翠绿一半嫣红,有着600年历史的古村,漫山遍野的枫树像是神仙驾乘的祥云,红透山岗。枫染山林醉,我们惊恐于点滴喧哗可能会吵醒它;没成想,它如此静谧美丽,反倒把我们拖入了梦中。

美景令人心生悸动,传奇故事更为它增添神秘。海拔660米,呼一口清冽空气,广阔天地间,官埔垵的故事随画卷铺展……

驿路枫林: 飞霜诉说着歌谣

在龙泉,大凡称“垵”的村庄,多有宽阔田亩。而这里,高高低低全是陡峭的山,“垵”字在这逼仄的山谷里显得有些夸张。清澈的大赛溪穿村而过,溪流的左边,是住房和竹林;溪流的右边,则是枫树林。

建于乾隆年间的石砌独拱古桥——“黄陂桥”横跨溪上,张小平告诉我们,古时顺着桥梁延展,曾是条官道。这里作为龙泉通往庆元驿路的必经之地,设过邮驿。为了供过往官员歇息,村边特意筑一座被称作“官埔”的亭子,加上村里祖先期待这样一个山坳,也能如“垵”不愁吃穿,“官埔垵”由此而来。

一边是四季常青,另一边色彩斑斓。泾渭分明,如梦似幻。“我们全村的根基,就在这50亩的野枫林。”张小平说,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我省第三采伐队曾驻扎于此,村周边的山林都曾遭遇砍伐,唯独这片长存祖先尸骨的风水古枫林幸免于难。

进入古枫林,面对火红的叶,冰冷的胸中不由升起一股温暖。枫林中的树种其实有很多,枫树只是因叶色耀眼占了先机。最粗的一株枫树胸径为1.72米,而和它一样高大的,有柳杉和松树,还有甜槠、苦槠或栲、栎之类,加上灌木和藤类,品种当以百十计。

两株夫妻枫树紧紧依偎,周边缠绕着村民系上的红丝带。官埔垵人对枫树,有着常人难以体会的偏爱。枫树是种菇的好树材,“香菇鼻祖”吴三公砍树种菇的发源地近在咫尺,在农耕时代,香菇作为方圆百里的主要营生,若能给村民带来财富,树木必遭砍伐。而祖坟上长出来的枫树,他们细心呵护,不动一根枝叶。除了庇佑祖先的灵地,它还饱含村民的精神寄托。

“枫树落叶,夫妻分别;枫树抽芽,丈夫回家。”你听过这段谚

语吗?这是几百年菇女口中传唱的民谣:年轻男子手握柴刀,钩啄着几人合抱的树身,以臂力交替着向上攀爬,这样没有任何保险措施的冒险,只为剔除部分枝桠再定向砍树以种植香菇。他们敬畏自然又利用自然,在古朴谋生中与上苍达成妥协。

当年驿路赏枫的古代官员不知道是否曾注意到这诗情画意的景色,而百年后我们却能不期而遇。也许,我们可以在流淌的光阴里,找寻给予启示的远古歌谣。

银洞寻踪: 砥砺意念与信仰

据《龙泉县志》记载,官埔垵古时曾有矿产开采,而且规模巨大,甚至有明代官员为了禁止“强贼”私自采矿而设了一道“禁令”,现今尚存于一块摩崖石刻。

我们费了好大力气在溪边找到这块案几大小的岩石,上面的字迹早已模糊不清。幸好《龙泉县志》有记载:“东南下弄溪边一巨石,为明嘉靖四十五年(1566年)刻,上刻碑帽飞30厘米,下刻碑座宽128厘米,高30厘米。禁字全文126字,楷书。若干字迹已模糊难辨。”

听老人说,村周边有不少废弃的银矿坑,有的笔直向下深不见底;有的在稻田边,斜插在山坡中。在海拔1000多米的大彻山顶,张小平和村委会主任季军军都听过“龙洞”的传说——20年前,村里有3人上山伐木,曾走入一个很深的洞穴,洞的底部是水潭,胆大的村民扔一块石头下去,竟然听到下面传来“莫扔,莫扔”的声音。这是否类似当年幽禁小龙女16年的寒潭?深潭之内别有洞天?张小平说,他们期待世界各地的探洞人前来冒险。

而在粗坑自然村还有一个“风洞”,在酷暑时,洞内仍能维持10℃以下的低温,是村民纳凉的好去处。

村中还有其他的一些古迹可以追寻,如不知年岁的道堂、



▲烟淡烟浓远近秋。徐建伟 摄



▲晒茶桶。吕晖 摄



▲古桥本色。郑本成 摄

妙觉禅院、禹王庙,它们大都荒芜废弃,在层层枝蔓包裹中露出沧桑。触摸着粗砺的庙墙,伫立于这些古老建筑之中,个人的短暂生命被超越,尚在眼前的活生生的历史让我们获得前所未有的归属感与心安。有时你会恍惚觉得似曾相识——“噢,原来你在这里!”

遥想当年开洞建寺的山民,他们肩扛手提输送材料,在山路艰难行走、在悬崖峭壁间辗转前行,一点点拼凑出自己内心的信仰。一样的青苔遍地,一样的石径逶迤,红尘四顾。

茶香四溢: 幸福深处有人家

黄狗缠在膝头,呷一口土茶,余香满口。如今的官埔垵,早已舍弃了种菇伐木,一跃成为龙泉的金观音茶叶种植示范村,全村茶叶种植面积达到1058亩,有9家配套茶叶加工厂,茶叶年产值逾300万元。凭借种植金观音,全村171户茶叶种植户,人均增收4000多元。

“辣椒当油炒,火笼当棉袄,火篾当灯笼。春三月断粮,夏三月借粮,秋三月缴租,冬三月入山。”昔日穷苦生活早已远去,官埔垵已连续三年成功举办“枫叶红时官埔垵美丽乡村漫游活动”,以品新茶、赏枫树为主题的“文化产业年”活动上演了“卖茶叶”到“卖风景”的蜕变。

“去年有40多位韩国人组成的摄影团来村里采风。”张小平说,因游人增多,小村陆续开起了7家农家乐。更有摄影师将古村在网络上分享,红色的枫树林加上翠绿的茶山,静默坚守了600年的官埔垵与世界又联系起来。

绕村徐徐前行,昔日曾与山民休戚相关的生活,早已跌进岁月的河流消失在远方。脚下的官道“黄陂桥”,却愿意接受600年风吹日晒,只为等待你经过。

如今,这条通往凤阳山的必经之路已不再狭窄,改成混凝土浇筑。农家乐的老板娘欣喜地告诉我们,村里还将建成一条索道,从这里乘索道可以“扶摇直上”凤阳山,俯瞰整片山林。

也许不经意间,小村揭示了宇宙运行的真相——变化与坚守。我们唯一能够做的,是如先辈般勤勉。红枫沙沙作响,生命轮番上演;红叶簌簌落下,将幸福洒满屋顶。我们默默下定决心,明年要再来官埔垵看一次枫叶,不仅是看风景,更守护风景的人。

南浔: 古韵今风新庙里



错落有致的仿古新民居。

区委报道组 冯旭文

清晨,来到南浔区菱湖镇新庙里村的住宅新区,马头墙高高扬起,质朴中透着清秀;文体公园内崭新的健身器材上村民正在锻炼;1400平方米的文化礼堂正在装潢,可容纳40多人的日间照料中心也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。

这几天,丁丽萍刚刚搬进新家,她颇为满意。“我们原来住的是土墙房,一下雨就漏水,屋内又潮又湿,哪会想到现在像城里人一样住上漂亮的‘洋房’。”

“住宅新区规划面积264.24亩,安置农户700户,总投资约3.2亿元。目前已投入1.2亿元,已完成建设238户,正在建设的有150户,其他的正在打桩。”从镇里下派挂职村党支部书记的徐广说。

新庙里村共15个自然村,631户人家。因地处水乡,河浜多、塌塘多、道路小、耕地少,给村民生产、生活带来不便。为改变这一现状,2010年起,村里实施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,通过土地置换、先拆后建,不仅集约土地利用,腾挪出空间,更方便了群众。

除了“建新”,新庙里村的“护古”也在蓬勃展开。“新庙里村最大的特色就是古韵今风。”菱湖镇镇长文涛说。

一泓清水,一抹远山。沿着蜿蜒的乡村公路,我们来到了新庙里村的朱家坝古村。

一条清澈的小河穿村而过。河的南岸是400米长的沿河廊芜长街,一字排开着清末民初的古建筑群;河的北岸,家家户户门前布满了金黄色的稻谷,老人们悠闲地在门口晒太阳。一幅鸡犬相闻、稻谷飘香的生活画卷在此展开。

在村中,我们还发现了“别有洞天”的“植物花园”,一问方知是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池。今年起,朱家坝自然村的农村生活污水可以通过“植物疗法”进行集中处理。村南片区采用“生物反应器+人工湿地”处理工艺,北片采用“物联微动力+氧化塘”处理工艺,日处理污水达60吨,处理后的污水可以用于灌溉或直接排放。

新房子、新的污水收集方式、新的生活期盼,在这个古色古香的村子里慢慢发酵。

庆元: 耕读传家黄淤村

通讯员 吴永飞

崎岖山路,重叠梯田,袅袅炊烟,还有来去匆匆的村民……这些山村里熟悉而亲切的景象,让黄淤村散发出婉约古朴的意境,温暖人心。

黄淤村位于庆元东部贤良镇境内的一个山坳里,距县城45公里。整个村落顺着山坳地势,呈一字形延伸,东西窄短,南北狭长。据史料记载,黄淤村始建于明正德年间(1506-1521年),为吴氏伯二公从槽头村(今云和县)迁置。因肇基处原是一处黄土质坡地,故名“黄淤”。

孟冬时节的正午,走进黄淤,轻抚红墙之窗花砖雕,仰视黛瓦之青苔翠绿,感受到一股平实淡然的乡村之风。

500多年来,黄淤人才辈出。在清代,只要考取秀才、举人和进士等功名后,其族人便可为其竖石旗杆,以显示家族荣耀。现今仍留存

着同治五年(1866年),吴连相考取“贡生”后,族人为其所竖的石旗杆旧迹。

据传,吴连相胆识过人,饱读诗书,满腹谋略,其中最让人引以为耀的便是他思维敏捷、据理力争,为乡亲们打赢温州一码头的管理权属的官司,为庆元提供了很大的方便,吴连相因此成为当地名声大噪的“讼师”。

站在村庄最高处向远处眺望,在沟壑河水纵横的山坳里,住着近百户人家。土地与村民生死不离,庄稼一茬茬地播种收割,日头一次次地升降;站在半山腰喊一声爷爷、奶奶,村庄里会响起久久的回声。

朴实勤劳的黄淤村民们,继承了先民的遗志,过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。外面的世界怎么变化,村民们仍然守在山地旁,在这肥沃的土地上辛勤地耕种,用那执着与沉重,支撑着黄淤古朴的民风与希望。

武义: 晒制甜蜜金山尖



村民准备制作红薯干。

通讯员 郑静 王东方

天气转冷,阳光明媚,正是农村里晒红薯干的最好季节。走在武义县柳城畲族镇金山尖村,到处能闻到阵阵红薯的甜香。热气腾腾的红薯干排在一扇扇竹丝编成的晒架上,在阳光下散发出诱人的光泽。

做红薯干可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。首先要在霜降前采收红薯并贮藏起来,这时,红薯中的淀粉就慢慢转化成糖分,甜味也会迸发出来,此时便可以制作红薯干了。

“制作好的红薯干能卖到12元一斤。”65岁的村民雷月凤家晒了不少,不过她一点也不愁销路。

雷月凤说,她今年已经卖了200多斤红薯干,还有四五百斤可以出售。以前红薯干做好后都要挑

到县城卖,费时费力。随着绿色健康零食越来越受到城里人的青睐,许多人找上门来购买;还有些隔壁村的乡亲,自家没有种红薯的,也会到她家买个几十斤寄给在外工作的儿女以慰思乡之情。

“我们村子比较小,但山地多,沙性土壤非常适合种植红薯。”金山尖村支书何郑平说,加工红薯干每年能为农民增加不少收入。尤其近几年,来武义的游客越来越多,村民们摆在家门口的红薯干很受欢迎,不少人回家后又打来电话要求邮购。

武义南部山区环境良好,近年来,生态旅游、乡村旅游逐渐兴起,许多山村都像金山尖村一样,搭上了旅游这趟“快车”,农户自家生产出的红薯干、笋干、香菇等绿色农产品,在家门口就能卖出好价钱。